



滨州市惠民县麻店镇周吴村的锣鼓和秧歌从初一开始,将一直持续到十五。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齐鲁晚报
今日滨州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



年味浓

重点
C03

放下手机,重拾浓浓年味

“今年过年真是安静,过年这几天,我不是吃喝聊天就是打牌,带回来的手机、电脑都没用上。”刚刚结婚不久的王女士今年是第一次去农村的婆家过年,由于网络信号不好,王女士的这个羊年春节过得可谓是跟羊一样“安静”,虽然开始不适应,但慢慢地,王女士发现,在网络大行其道的时代,没有了网络反而感受到的年味更浓了。

腊月二十八这天,王女士带着自己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从滨州来到了惠民的一个小村庄。由于大部分农村地区网络信号并不好,王女士在家过年期间不得不“断网”,这让她非常不适应。早已习惯了城里生活的女士开始遭遇农村地区没有网络、文化生活匮乏等问题。还没开始过年,在她眼中,热闹的乡村新年已经成了“无聊、没劲”的代名词。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春节也逐渐迈向网络化,尤其是今年,大家都开始微信拜年,发微信红包,朋友圈里大家也纷纷晒他们的新年,可我不仅自己发不了状态,连他们的也看不到,更别说摇手机抢红包了。”王女士说,在农村过春节,最后只能看电视,一个春晚看了好几遍,其他什么娱乐都没有。跟王女士有同感的还有不少年轻人,赵女士也表示,在城市生活惯了,每天通过网络,她和朋友们经常互动交流,或是了解感兴趣的新鲜事。但是回到没有网络、没有娱乐活动的村里,赵女士只能在和七大姑八大姨谈论家长里短中消磨时间。

由于村里没有年轻人喜欢的娱乐方式,许多人只能靠打牌、玩麻将消磨时间。但几天没有网络的日子下去之后,一些年轻人反而喜欢上了这样“安静”的春节。“没有了网络,我就有大把的时间来跟家人沟通感情,一起包饺子、看春晚,拉家常,也不会时不时地低头看手机,也就更能认真听家人想和自己说的心里话了。”赵女士说。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年轻人都认为,没有了网络的春节反而更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手机微信、微博等都可以补刷,可这浓浓的年味、深深的亲情,一年就这么一回,只有用心细品,才能真正感受到。”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步步“糕”升

腊月二十四,滨州市阳信县信城街道办事处牛王堂村五十多岁的魏连恒和他的妻子刘秀华正忙着做完最后一架“步步高”。十年前,魏连恒夫妇重新拾起了这门手艺并一直延续下来,如今,他们将这一传统工艺活越做越大、花样品种越做越多,光花馍就有十六个品种,每年临近春节,他们做的“步步高”很快就销售一空。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本报通讯员 李雅芹 刘浩洋 摄影报道

老张过年的“烦心事”

每年临近春节,家住北海经济开发区马山子镇北圈村的老张和其他人一样,开始忙着打扫卫生,置办年货。说起置办年货这件事,在前几年那是老张最为重视的心事,而最近几年这件事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就因为置办年货,老张和家人生了不少气,置办年货因此也成了老张每年年底难以跨过的一道“坎儿”。

往年,进入腊月十五以后,老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赶集置办年货,本村和附近很多村子都有集市,逢五排十,十天两集,老张是一个也不错过。近处的集市推着小推车,远处的集市则骑着自行车,那些年还没有电动车,年过半百的老张也不会骑摩托车。凭着年轻干农活练就的好身板,背着几十斤的年货走个十里八里,老张都不用歇歇脚喘口气。回到家里,老张要把年货分门别类的放起来。要说起这储存年货,老张更是有自己的

一套“哲学”,芹菜、葱等青菜要放在白菜堆里,有白菜护着既不会怕受冻,还能借白菜水分滋养保持鲜嫩。

对于买各类肉食,老张也有自己的讲究,从猪肉到猪头、猪脸、口条(猪舌)、猪肝、下货(猪肚、大肠)那是绝对不能缺的。“全全活活的,什么都有才叫过年。”对于这些东西的储存,老张更谨慎和讲究,“都是十几块甚至几十块的价钱,这保存可马虎不得!”冬天里下的雪在老张眼里可是稀罕玩意儿。那些年,每个冬天不知下多少场雪,别人家把院子里的雪扫起来推到村边的水沟里,老张则是把雪扫起来堆在自己院子里,遇到下雪少的年景,老张还把别人推出去的雪鼓捣到自己院子里堆起来。其实这是老张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在那个冰箱不是每个家庭都置办得起的年代,那些猪肉、口条、下货往这雪里面一埋,老张便可以高枕无

忧地等待着除夕的爆竹声。

这些都是近十年以前的事了。“都成了老黄历了喽!”可是老张每年临近春节置办年货的冲动还是依旧的,只是这几年来自老伴和儿女们的阻力更大了。老张嘴上不说心里也经常“化魂”,还像前些年一样,一进腊月整天背着蛇皮袋子赶集办年货确实没必要了。现在超市各色的蔬菜、肉食、水果应有尽有,一直营业到腊月二十九,现用现买就可以。“真的没必要再费那个劲了。”

现在的年轻人整天大鱼大肉的吃着,谁还喜欢你家雪堆里刨出来的那点东西?“时代变了,脑筋也得改喽!”想到这,老张禁不住囔一口那整天被他嫌没劲又离不开的烟卷。那跳跃的火星照亮了他被熏得焦黄的手指,又闪烁着飞到儿女们给他买的新羽绒服上。

谭正正
本报通讯员 王树成

走在忙年路上

放假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车子越往城里面走,路上就越拥挤,到城中心,汽车就很难前行了。两家超市在路口对望,路边上的小摊像唐装上的纽扣,均匀散布在道路的两旁,虽然没有广东的花市热闹,但是鲜花还是很受人们欢迎的,那一朵一朵红色的杜鹃,像一张张纯真含笑的脸,那象征富贵的竹子被报纸裹着,倒比那一株株的海芋神气多了。

看那飞舞的氢气球,是有多么向往天空的自由,但被孩子稚嫩却有力的小手我在手中,它们也渐渐顺从这喜气洋洋的新年了。健步如飞的男人、悠闲自如的女人、步履蹒跚的老人、东张西望的孩子,还有吆喝叫卖的商贩,让原本不宽的街道更加满满的。我想,在这个时候开车的人应该羡慕那些轻松穿梭在车与车中间的行人吧。不过,有了这些繁杂的吵闹声,和二氧化碳与氧气比例失调的空气,人们越能感觉到年来了。

超市里的热闹不比外面差许多,过年了,不论是想买东西还是不想买东西的人都要到超市里走一圈,沾一沾这里祥和的气氛,再看一看货架上标着打折促销的标签,年底为自己、为家人置办点年货的思路也就理顺了。推着购物车,在收银台排起长队,看着车筐里大大小小的商品,也不在乎它价值几何了,这样等待的滋味倒不乏味,反而有点赶庙会人挤人的乐趣。每到过年,超市是最快乐的地方之一了吧。

路过母校,她又靓丽了。墙身由原来的青白色变成了抢眼的橘黄色,只是紧闭的窗帘还没有换。从校门口走出来的身影中,还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但是明显的,他们的脸上,也多了几条皱纹。比起那栋刚被刷新的教学楼,显得老了许多。

路人的步伐是匆忙的,面容是喜悦的,年前的阳光也足够给力,晒得路边的垂柳冒出黄绿色的骨朵,只是匆匆的路人走得太快,没有意识到这春日的痕迹。忙年,就是这样,越忙越觉得有盼头,越忙越沉醉在浓浓的年味中。

本报记者 王璐琪